

知味

两代之间

煨芋

张富国

蓦然间,忆起小时候吃烤芋头的情景:挖了芋头,洗净泥土,择尽“棕毛”,虬髯客出落成白面书生;找个隐蔽地儿,扒洞,堆满枯枝败叶,点着,燃得旺旺的,投入芋头;火头渐小,噼噼的声响推着火星儿飘上来,馋人的芋香直往鼻孔钻。小伙伴火急火燎地扒开火堆,掏出芋头,揭开黑皮,袅袅热气与喷喷香气,霎时弥散开来……

读了些书,才知道,这叫煨芋。“大者裹以湿纸,用煮酒和糟涂其外,以糠皮火煨之,候香熟取出,安坳地内,去皮温食”,宋朝的林洪很儒雅地煨芋,想以“山林之味”敲打“庸庖俗钉”,用“山舍清谈”抨击“金谷之会”,果然有趣!怪不得有人写道:“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如我”,拥炉、煨芋、夜话,人生居然平添了这么足的底气!

“地炉松火同煨芋,自起推窗看雪时”,煨芋,煨出了生活的快乐!恽寿平的山芋图册,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墨精品。寥寥数笔,勾勒了山芋的形象。题款最有趣味:冬夜寒灯里,三五好友夜话,吟诗酬唱,不时咬上几口熟芋:香糯松软,似脂如膏。困乏上身,美美睡上一觉,起床后,推窗一看,皑皑白雪早已裹紧山川!画人有诗心,贫寒见恬淡,风雅如此溢满生活。杜甫说“园收芋栗不全贫”,古人以芋头起家,有了芋头就可以拦饥挡饿,自然底气十足!饥寒的年代,拥炉煨芋,温饱的理想从天而降,尚有美景扑面,实在难得。渺渺人生这般清新萧散、秀韵天成,何乐不为?

“闭门品芋挑灯,灯尽芋香天晓”,煨芋,煨出了艺术的灵感!郑板桥一挑灯,一煨芋,一夜过去了,天欲晓,香如故。一生与兰竹石为伍,诗书画全才的老先生,曾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仰慕高洁,劲挺、坚强。他在《兰竹石图》题字,“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碌碌中也”,这煨芋,可主食,可佐食,平实为上,含英咀华,有“君子攸芋”之美,自然是不平常之路;文火不疾不徐,缺乎和从容不行;食材简单易做,少安时守故不可。冷板凳坐得,真面认识得,目光如炬,洞若观火,灵感自然汨汨而来,何愁没有好作品?

“他牢记此味,芋火对懒残”,煨芋,煨出了人情的炽热!唐朝天宝年间,衡山寺的和尚懒残,生性懒惰,每天靠寺里的残羹剩饭过活。宰相李泌发迹前,来此借宿,听到懒残诵经声抑扬顿挫,声声入耳,就请他指点迷津。懒残和尚从牛粪火中取出烤熟的芋头,自己吃掉一半后,递给李泌请他吃掉,提醒他,“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芋”者,“遇”也,高人指点,显达宰相。这煨芋,居然搭建了识英才的桥梁!如今,江南中秋食芋,按芋皮剥之剥去皮,大有钟馗驱鬼气节;讨的,还是“吃芋头,遇好人,遇好运”彩头!

这热煨芋到手,来回翻腾几次,倒真想捧起来,暖一下侵体的寒意。但最终挡不住那份清香,任由爬上鼻尖,滲进心肺,把自己氤氲在温暖的记忆里。

我想推辞,老太太一口东北腔:“拿着,老乡嘛。”我不再推,收下了。又解释了一遍病情和注意事项。老两口告辞,站在门口对我挥手,我也挥手:“祝你们旅途幸福。”一生在相爱的路上。

有时,连安慰都做不到 他34岁,菜农,因为上腹部疼痛到消化科看病,医生考虑是胃溃疡,要他做胃镜检查。做胃镜前的常规心电图检查,把心电图医生消化科医生陪着,拿轮椅把他推到彩超室,求彩超医生免费给他做个心脏彩超,好对照心电图诊断。

彩超结果还没出来,他就直接转到我这里来了。消化科医生先来给我打个招呼,说病人有些不配合。我在诊室,就听见他在走廊上嚷嚷:“你们把我当试验品?推着我到处看病。你们到底搞不搞得清楚我的病啊?冠脉造影我不做,做了也没有用,又不治病,哎呀,让我下来自己走。”奇怪,还没看病,怎么就知道了专业名词?他进来了,看着挺结实的小

我做一千个梦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孩子会让我如此痛不欲生!

那是不堪回首的几十个日夜,考上耶鲁大学博士的儿子晓旭和女友秦旋返美前做了两件让我惊诧的事情:

一是搬出家门去住宾馆。后来好不容易回家住了,却坚持自己叫外卖,不吃父母做的饭。

那是多么揪心的日日夜夜啊,我们老两口已经崩溃了。怎么也想不明白,一手养大、从小就“听话”“乖”出名的孩子怎么会这么“绝情”,而且是即将别离,即将横亘太平洋万里烟波的时刻……

每一次送外卖的敲门声,都如利刃戳在我们的心口,一刀刀戳碎生命中最珍贵、最柔软、最不能被怀疑的父母心、儿女情!

二是孩子返美前有事来郑州,给在郑州工作的我发了一条微信:“我们下午来郑州了,已找好宾馆住。可约个时间吃饭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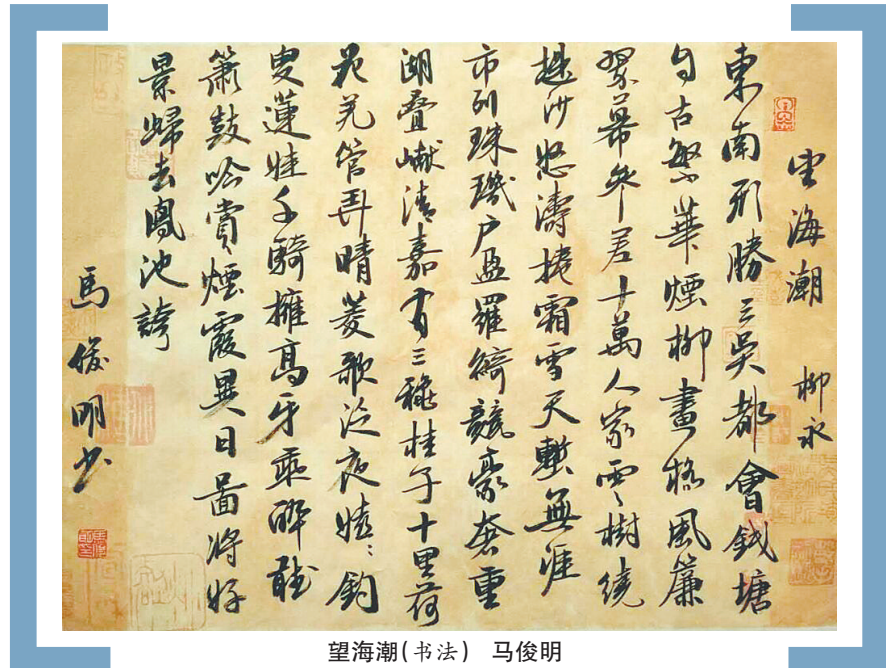
我至今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当时的感受,出离悲愤?灵魂出窍?只见两眼一片漆黑。我愤怒回信,四个字:“不必见了!”

我也是人间好汉,那个周日,忙里偷闲与几个朋友打“拖拉机”。眼一黑后我竟然还赢了牌。

夜十点,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只有窗前马路上偶尔穿行的车和远远近近尚未熄灭的万家灯火,独处的我终于忍不住心如刀绞,无边孤独!

郑州于我而言,毕竟是旅居的城市,即将分别的儿子来了,近在咫尺,近在这万家灯火中。

孤独碾碎了我的心。终于我忍不住了,再也顾不上什么脸面,拿起手机,颤抖着发出三个字:滚过来!



望海潮(书法) 马俊明

生前敢于给自己写墓志铭者,多为达观、磊落之人。君子坦荡荡,不盖棺而论定,未入土先心安,所以不怕给自己做差评,也不担心死后被清算。

启功是清室皇后裔,在中古国被归为“胡人”,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写的诗称为“胡说”。他自谦写诗不合韵书规范,只是北京人所说的“合辙押韵”,听着顺耳而已。实际上,这些诗直白率真,没那么多弯弯绕,读来十分好玩。

如这首《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犹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先生自幼失学,只有中学肄业文凭,但他坚持向戴绶之、贾羲民、吴镜汀几位先生问学,特别是受业于陈垣先生后,钻研学术流别和考证之学,终成大器。他从中学老师当起,一路做到副教授、教授,因有“中学生,副教授”之说。我觉得启功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勇于自嘲,同时看淡名利、看淡生死,“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一个硕儒不把丰功伟业当成一回事,怪不得整日笑眯眯的,一副佛陀相。

类似这般洞穿世事的老先生,还有一位金克木。此老精通梵文、英文,擅长各文化间“打通”,文章写得思接千载、神极八荒。读他晚年的《风烛灰》《文化猎猫》《倒读历史》等书,真像是孙猴子在

伙子,不像有病的样子。后面跟着老婆,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应该是他儿子。我冲他笑笑,不急着想问病情,先闲聊几句,缓和一下气氛:“冠脉造影只是心脏的一个检查,好发现血管的问题。只要发现了问题,就能解决问题,心内科解决了的,还有心外科,最后还有心脏移植呢,按现代科技发达程度,只要有条件,不会让你因为心脏病去世。”

他笑,喃喃道:“莫吓我,心脏移植,哪有那个条件?”我也笑:“只是说说,看你也不需要。”

一看体检结果,我一惊:他的心脏非常大。先打量他的面容,红彤彤的不正常,像二尖瓣面容,口唇是发绀的。再看看他的手指,是杵状指,缺氧不是一天两天了。心电图更是让人触目惊心: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左房右室大,而且显示有前壁的陈旧性心肌梗死。难怪心电图医生听到了,这是随时可能心搏骤停的。

回过头再问他,原来,他29岁那年,发过一次心前区疼痛,在另一家医院,也是做完心电图,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们谈一谈吧。”声音平静,笑容却有些狡黠。一场在我们家“听世未有、颠覆“三观”的谈话开始了。

儿媳娟开口了,为什么和你们闹这一出?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晓旭太听话的问题。是的,晓旭从小太乖了。小时候让他一次只吃一块糖,父母不在,怎么威逼利诱都不会吃第二块。虽然,我们一直注意培养他的个性,重大问题一直由他自己决策,但“听话”一直是他的特点,直到大学毕业,从未与父母争执。

“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彻底的思想独立、心理独立,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走向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秦旋的话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是的,他们要改变的是状态,听父母话的模式和状态,而不是对的听,不对的不听。

我心惊,突然想起自己这一生能走遍中国,似乎最重要的心理基础也是与父母彻底别离。我心惊,还想起不久前秦旋和晓旭多次强调的:我们家不再是2+1的关系,而是2对2,两个核心家庭之间的关系。这是颠覆,更是新生。

二是让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像中国无数父母一样,一生到死都在为孩子想,为孩子谋,为孩子活。有了真正自己的生活,才能独立,才能幸福。

秦旋说,我爱你们。以前我只有自己的父母,以后还有你们,有我们这一大家子。

秦旋还说,今后五到八年是我们很关键,也是很艰难的时刻,决定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的高度。也许会忙得连十分钟都耽误不起,会有太多的别离,要理解,要忍受。

多情自古伤离别……

儿子也说:“有些道理与你们是不通的,讲通了也会有知行矛盾,只有采取这样极端的办法才能让你们绝望,在绝望中重生。”

可怜天下儿女心。

孩子走了,再次飞向太平洋彼岸。

我知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别离,彻底的别离。再读应台的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心中泛起一阵酸酸甜甜的涟漪,我知道,这就是生命。

望着儿子,我突然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不只是我的儿子了,他已经是男人,已经开始拥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生命的一切;他的情感,他的事业,他的责任……背负这一切,他要远航。

那一刻,我也似乎第一次体会到,真正体会到一个父亲的骄傲!

首都机场的那个下午,我们目送孩子走进安检口,背影渐渐消失,突然发现,刚才竟忘了给他们一个拥抱。

由于出关的原因,孩子安检后还要等上四个小时才起飞。妻问我,是否等他们起飞了再走?我斩钉截铁地说:“不!”

夜晚,我们和朋友聚餐,正好他们发来在机舱里的照片,我也愉快地按下了快门:看,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多情自古伤离别……

新书架

《呼兰河传》

冈仁普智

经典是对人类与大地的神性普照,《呼兰河传》就是这样的纯粹经典。它具有鸿篇巨制的精神容量,写出了人世间的欢喜与悲哀、热闹与寂寞、丰富与单调、温暖与苍凉、挣扎与沉沦、坚韧与脆弱……蕴涵着铺天盖地的慈悲情怀。书中还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一书在手,总觉得百读不厌。

该书底本精善,选择1947年寰宇书店版作为底本,不按今天的汉语规范擅自改动,尽可能地

保留和重现原著风华。书后特别收录了1947年出版之《呼兰河传》的影印,让读者重新感受经典的历史面貌。

总之,这是一个特别饱满、丰富,具有诚意的全新版本。即使是萧红的资深读者,依然能够体会到极大的新鲜感;那些以前不了解萧红的读者更应认真阅读,也许有的地方、有的表述让您诧异,但无可否认,这是一部庄严而有光芒的作品。

法化解,只好假装癫狂,来换取片刻的麻醉。

张岱在墓志铭里少不了以“遗民”自况,他想成为世外高人,却感觉自己像个吃货,只能学南宋郑思肖,给后世留下铁柜“心史”。因而,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写道:“穷石崇,斗金谷。盲下和,猷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贲龙门,开史局。饯东坡,饿孤竹。日复日,岁复岁;毕此生,任后裔。”

虽是大白话,却也道出了唐伯虎渗透红尘的感悟,生命不过是皮囊而已。

还有一种偶子可视为自我期许,如陈眉公修订的《三字偈》,就有此意:“一间屋,六尺地;蒲作团,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灯一盏,香一炷。好人来,恶人避;发不除,荤不忌。不谈禅,不说偈;不贪名,不图利。清静解,解脱计。闲便入,忙便去;即上乘,即三昧。日复日,岁复岁;毕此生,任后裔。”

眉公自命为“山人”,在昆山结庐而居,声名远播士林。后人多抨击眉公“隐居”是为结纳高官,以为是昧心之语。从《明史》记载,眉公“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可辨端倪。陈眉公与董其昌交好,乃因二人同窗。董其昌虽是高官,也算雅人,他结交山人,可谓是不忘风雅吧。

聊斋闲品

给自己写墓志铭

曹亚瑟

各种文化圈中来回穿越,常有目不暇接之感。金先生同样对生死看得很开,他有《自撰火化铭》,短短几句,曰:“空如有,弱而寿。无名,无实。非净,非垢。咄!臭皮囊,其速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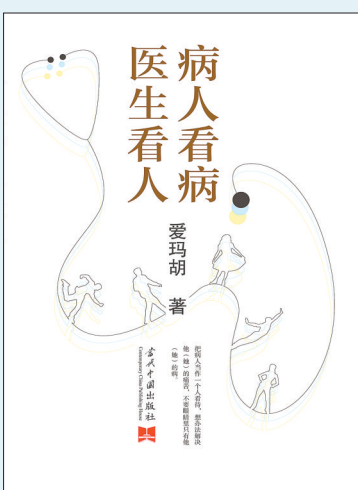
佛家讲究“非净非垢,不生不灭”,心境空明,心无挂碍,自然无欲无求,“臭皮囊,其速朽”,对身前身后事看得很开。

深究起来,这种偈颂体所来有自,是佛家宣扬的佛理、抒发感悟时常用的体裁。唐时,诗僧寒山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就吟此三字偈,用以明志:“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泉声响,抚白琴。有子期,辨此音。”高山清寂,远离纷扰,唯有白石,没有黄金,安居此地,只待知音。

而徐渭写《自为墓志铭》时正处于矛盾心态,无法自解:“杆全要,疾完亮,可以无死,死伤谅;魂系固,允收邕,可以无生,生何免?畏潮而投早唾;既毙而刺迟冷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复《烝民》,愧彼既明。”

这里,无死无生,“生死两茫茫”,恩人奸人无

连载



我挺难过的,想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想安慰几句,可有时,连安慰都做不到。

其实她都知道 临下班的时候,她来看门诊。28岁,坐下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吃阿司匹林?”

我一愣,大部分年轻人来看

心内科门诊,都是体检发现心电图有点异常,或者各种原因出现的胸痛,最多也就是心律失常,多半不需要特殊治疗。少数真有心脏病的,也往往是做了心脏换瓣手术或者风湿热,治疗方案都是固定的。她这个问得蹊跷了,哪有一来就咨询方案的?

我打量她,个子小小的,瘦瘦精精,剪一头短发,嘴角抿得紧紧,一脸认真。

“你为什么要吃阿司匹林?”

“我有原发性顽固高血压病,5年了。”

“在哪里确诊的?现在吃药吗?你父母有高血压病史吗?”我一连串地问道。

她掏出一沓病历复印件给我:北京301医院、协和医院、上海复旦医院、同济医院……都是顶尖的医院了。内容大同小异,检查全面完整,包括基因检测,所有继发性高血压病的检查结果都是阴性,结论一致:原发性单纯高血压病。病情比较顽固,三种药物联合应用,血压才控制得比较理想。

基本上,她5年来,都在反复住院,只为了确诊第一次住院时



洞澈随清浅(国画) 赵进选

散文诗页

水做的雪

潘新日

雪花是你的梦。屋顶上的冰敞开亮亮的心,晶莹的露水和剔透的寒,一起凝结成霜花。

凌厉的雾凇在柱间怒放。一朵一朵的雪绒柔软细腻,攀着炊烟的肩膀,把初冬的纯净报道到万家灯火里。

木格子窗眯着眼睛,凝视着老屋里时光演绎成的过眼烟云。磨砂玻璃里,藏着星星和虫鸣。

极目所至,白雪覆盖的小村里,土坯和茅草幻化着陈旧的意境,几行歪歪斜斜的脚印,成了这个季节最显眼的落款。

戴着草帽的稻草人立在风中,孤独的它,守着庄稼,也守着这个冬季。

麻雀是最调皮的音符,在低压线上谱曲。掉队的石碾隐在厚厚的雪里,这个乡村的隐者,心里藏着整个村庄。

院外的枯树、青砖醒着,等待鸡鸭临摹乡土味浓郁的汉字,大地为纸时,它们写出了乡情。

大雪无垠,洁白端坐在中军帐,渲染出远乡的纯。偌大的院子里,跳跃的炭火发情,释放出重生的热烈。

冰哨,奏出了民谣的和弦,民俗在文字里成活。所有陶醉的麦子都在冬眠。雪落故乡,野草抵达家门口,呼啦啦跪倒,期待来年的春风把它扶起。别说了,雪化时,它们都要变回原形。

阳光如初,墙头在雪地里罚站。田野里,鸟雀祈祷丰收,它们把秃树当作插在雪地的香,畅想春雷能够点燃。

夕阳西下时,老鸱窝成了镶嵌在树枝上的黑痣,为归家的人标注归期。而游子缠绵,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季。

异乡无雪,他在雨季悄悄打开自己,打开了遥远的遥远。

家乡的雪景只是人生的留白,村庄和小河都是记忆里的插图。

页码间隔着一层雪。犹如那些高山,谦逊地顶着一大片干净的雪,孤傲地昂着白发苍苍的头,死心塌地的千年万年地打坐。

该水夸耀了,它上辈子冰心玉洁。江南都是它转世的灵童,那一方秀水无时不在恋着雪,花再香,也找不回雪的宁静。

冬天就是神话。铺天盖地的雪沿着草木香卧倒,在冰冷之中皈依成佛,为情所困,使然的心打着哈欠。

雪不再调皮了,万物都在修行,它知道自己无药可治。

从天空落下,它收起翅膀,等着重新长出手臂。雪化时,它总会在熬透的阳光中一笑而过。流水如逝,它依然会在黑陶的瓷片上,找到自己的竹筒。

大,搞不好一尸两命。”

她固执地摇头:“我就是怀孕,想生个孩子,不行吗?医生你别教育我,你只告诉我,我能吃阿司匹林吗?”

我叹口气,点开阿司匹林的说明,明明白白写着:对胎儿有害,只有权衡对孕妇危害大于胎儿时,可以应用。

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而我,真的不希望几个月后,从报纸、网站上看到一桩新的噩耗……

麻风病人的爱情

我也是偶然听说,在遥远的郊区村落中,有一所麻风病院。说是医院,其实早已没有新入院的麻风病人,医生也都遣散了,只剩下几个护理人员。现在里面住着的,都是几十年前发病就住进去的,早已治愈,只是容貌毁损吓人,肢体残缺,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地方收留他们,才一直逗留在那里。慢慢年老体弱,那里就是个前麻风患者养老院罢了。待他们一个个终老,麻风病院也就消失了。